

# 從賓根的希德格 ( Hildegard of Bingen ) 的神秘主義探討十二世紀的女性意識

何麗霞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 摘 要

賓根的希德格 (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 )，這一位中世紀的本篤會修女最近二十年，在歐美地區成為很多女性主義學者、宗教學者、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她在音樂、戲劇、繪畫、醫學上的成就都有不少專書討論，這裡其中一個原因與女性主義研究的發展有很大關係。女性主義研究由 60 年代的社會運動，延至 70、80 年代，沉澱到學術殿堂之內，一方面建立了女性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開展各個學科內女性研究的幅度，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女性主義者進行了歷史重建的工作，就是使歷史中缺席的女性，重新現身、發聲，在這個重溯過程中，希德格一生特殊的際遇，很快就抓住了現代學者的注意力。

希德格是一位生長在中世紀的女性，雖然當時社會與宗教環境皆視女性為次等人類，是不幸的代表，但在她遺留在其領域內空前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她盡力挖掘女性的象徵，以女性人物呈現出宗教的神聖幅度及她個人的神秘經驗，嚴肅主動地面對夏娃、瑪利亞、教會所傳送出來對女性的看法，並以女性形象表達「神聖智慧」( Sapientia / Holy Wisdom ) 和「神聖愛」( Caritas / Love Divine )，這兩個陰性意象表達了她的精神世界的中心。希德格作為女性傳統中的一部份，影響深遠。

在強硬的處事作風和奇異的藝術風格中的確使不少女性主義者甚為振奮，但很快地，這些學者們從希德格對當時壓抑女性的附和態度中，發現與現代女性自覺的政治正確有一定的距離，並對她這

種矛盾性與曖昧性採取嚴厲的批判。希德格一方面展現了女性獨特敏銳的洞察力，一方面仍受制於當時男尊女卑的兩性社會意識形態，結果造成今日的學者評斷希德格陷於一種不一致的矛盾狀態。

本論文試圖指出希德格的矛盾性與曖昧性是了解女性處境的重要記號，矛盾與曖昧正是一個錯縫，揭示隱而未揚的、被忽略的、被掩蓋的女性聲音，西方女性主義學者不宜用單一的判斷標準加諸任何時代、任何地區的婦女經驗上，而漠視希德格生命中透露的訊息。

事實上，希德格的神秘主義對女性研究非常重要，它不只對於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中世紀的觀點有重要突破，在今日女性主義的框架中，神秘主義亦成為探究女性書寫和分解男性控制的語言和組織化的生活的重要領域。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社會的權力運作中，希德格的例子亦為女性主義者在與其他社會機制互動時，提出不少時至今日女性主義者仍容易面對的陷阱與盲點。

關鍵字：賓根的希德格、女性宗教藝術、中世紀、女性意識、神秘主義、現代性

## 壹、前言

十五世紀後期人文主義者首次使用「中世紀」一詞，用以表達西歐歷史上從五世紀羅馬文明瓦解後到當時文藝復興時期的生活。羅馬帝國的北部邊境於三世紀時受到日耳曼各部落的強大壓力，五世紀時全線崩潰，相繼出現了一批新興國家。公元八百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加冕稱帝，在歐洲建立中世紀的帝國，查理曼帝國分裂後，公元九六二年，出現了德意志的神聖羅馬帝國。這個時期的教宗及其繼承者不斷致力擴充教會的權力，教會法成為教會對教內及教外所有異己的審裁機制。十四、十五世紀，政治方面德意志分裂加劇，法、英、西班牙的專制王權逐步形成，宗教方面基於羅馬天主教的腐敗造成了宗教改革的新局面<sup>1</sup>。

---

<sup>1</sup> 參考《大不列顛百科全書》vol.17，pp.485-486。

十二世紀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 (1133-1189) 與埃莉諾女皇 (Eleanor of Aquitaine 1122?-1204) 正發展他們的政治勢力，德意志國王腓特肋一世 (Frederick Barbarossa 1123-1190) 同時壓迫著農民與教會，聖伯納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 正著手改革隱修生活及召募第二次的十字軍，巴黎的主教座堂學校逐步演變為巴黎大學，埃洛伊茲 (Heloise 1089?-1164) 與阿伯拉爾 (Pierre Abelard 1079-1144?) 悽美的愛情故事正是發生這個時代。賓根的希德格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 就是生長在這樣背景女性，雖然當時社會與宗教環境皆視女性為次等人類，是不幸的代表，但在她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她盡力挖掘女性的象徵，以女性人物呈現出宗教的神聖幅度及她個人的神秘經驗<sup>2</sup>，嚴肅主動地面對夏娃、瑪利亞、教會所傳送出來對女性的看法，以「神聖智慧」(Sapientia/ Holy Wisdom) 和「神聖愛」(Caritas/ Love Divine) 兩個陰性意象表達她的精神世界的中心<sup>3</sup>。希德格不只是女性傳統中的一部份，她更成為在格肋果 (Gregory VII 1073-1085) 改革時眾多的支持改革聲音之一，而且影響深遠。

然而，希德格的女性自覺意識仍有很大的爭議性，尤其是她並沒有挑戰與反抗當時對「女性」的觀點。希德格一方面展現了女性獨特敏銳的洞察力，一方面仍受制於當時男尊女卑的兩性社會意識形態，結果造成今日的學者評斷希德格陷於一種不一致的矛盾狀態，這種矛盾最能表現在中世紀神秘主義權威基礎的問題上。

事實上，神秘主義對女性非常重要，它不只對於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中世紀對立看法有重要突破，在今日女性主義的框架中，神秘主義亦成為消解男性控制的語言的重要領域。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權力運作中，希德格的例子亦為女性主義者與其他社會機制互動時，提出不少時至今日女性主義者仍容易面對的陷阱與盲點。本文將從賓根的希德格入手，試圖透過神秘主義與中世紀的時空框架，探討女性意識在父權制度下如何扭曲地呈現，以及尋找女性主義與神秘主義契合的現代性。

---

<sup>2</sup> 亦稱為秘契主義，廣義指內心與神結合的任何形式，狹義則僅指超乎尋常的與神結合。參《英漢信理神學詞彙》，台北：光啟，1989，p.169。在本文中的「神秘主義」多是後者之義，是一種屬於較高層次的神秘經驗，像奧秘式的禱告，是聖靈的恩賜 (Gifts of the Spirit)，只屬於某部份人所有。

<sup>3</sup> Whitney Chadwick 著，李美蓉譯《女性，藝術與社會》台北：遠流，1995，pp.60-61。

## 貳、希德格的神秘經驗和創作思想

### 2.1 希德格的生平和著作

賓根的希德格出生於萊茵蘭 (Rhineland)<sup>4</sup> 村莊的小康之家，她的父親施潘海姆 (Spanheim) 伯爵是宮廷騎士。希德格自幼年即見到亮光和環圈星星異象，可能是因為這樣，她的父母在七歲時就決定把她送入聖本篤<sup>5</sup> 的女修道院，其實在當時已有四百年歷史的本篤修道團體，也是到這個時候才在施潘海姆伯爵之妹尤塔 (Jutta) 女士的推動下，增加女性修道團體。尤塔女士負責希德格的教育，教導她聖經、拉丁文與音樂。希德格在 1117 年正式發願成為本篤會的修女，並且在 1136 年成為該修院的院長。基於男修道團體不斷發展、擴建，她於 1150 年便率領修女們到附近另一地方闢建修院，名為魯珀斯波格 (Rupertsberg) 會院<sup>6</sup>。這座修院是她創建的，她住在那裡，在那裡寫作、譜曲，直至去世。

希德格既是一位愛好沉思默想的修女，也是一位積極的女性，她對政治涉獵很深，她與當時王侯貴族的通信頻繁，與她書信往來的有當時的政治及宗教領導人物，包括英格蘭亨利二世 (Henry II)、埃莉諾女皇 (Queen Eleanor)、希臘的皇帝和皇后、聖伯納 (Bernard of Clairvaux)，以及其他傑出的女性。她的興趣廣

<sup>4</sup> 雖然沒有直接的資料顯示，但同是在萊茵蘭生活的艾克特 (Eckhart Meister 約 1260~1327)、陶勒 (Tauler 約 1300~61)、蘇所 (Suso 約 1295~1366) 幾位神修家極有可能曾間接地受到希德格影響，因著他們三位對神秘主義的研究使萊茵蘭成為中世紀神秘主義發展蓬勃的地方，亦使神秘主義大行其道。參《當代神學辭典》楊牧谷編，台北：校園，1997，pp.788~790。

<sup>5</sup> 聖本篤，即魯西亞聖本篤 (St. Benedict of Nursia, 480-547)，被譽為西方隱修傳統之父及立法者。他出身於望族，在羅馬受教育，之後退到羅馬附近約四十哩的地方過獨修的生活。不久，他開始接受一些隱修士的邀請作他們的導師，在此，他吸引了不少人追隨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他組織多間修院。聖本篤為了管理這些隱修院，編寫了一套隱修規則，它成為了西方隱修傳統中最具影響力的文獻。本篤靈修的特色包括深刻的超自然意識、對耶穌基督深厚的愛、完全的割捨、對天主臨在的覺知和敬畏，致力於服從、忍耐等德行的鍛鍊。本篤傳統的隱修士應有默觀和積極兩方面的生活，即勤於祈禱和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參歐邁安原著，宋蘭友譯《天主教靈修學史》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1，p.115。

<sup>6</sup> 而原來的男修道團體與希德格這個女修道團體則基於經濟利益的原因，此後一直處於不睦的狀態。參 Sabina Flanagan, 《Hildegard of Bingen, 1089-1179: A Visionary Life》London: Routledge, 1991, pp.5-6。

泛，創作內容包括讚美詩、奇蹟劇、以及有關自然科學的論文。

希德格的著作分兩大類：一是自然科學與醫學，自然科學類包括不同的樹、植物、動物、鳥類、魚類、礦物、金屬和其他物質的百科全書；她在醫學上的成就非常為人樂道，共有九大冊，特別是對草藥的分析，以及有關女性疾病的書籍。另一類是神秘主義的著作，這一類她寫了三部巨作，第一本是《當知之道》(Scivias 始於 1142-成於 1152)，這是希德格於 43 歲時，首度寫下她在神視中的經驗的著作，其內有三十五處異象的插畫，內容涵蓋了創造人類、教會團體、墮落的天使、靈魂的掙扎、善惡之戰等等的主題。除了《當知之道》外，希德格的其他著作有《值得獎勵的生活》(Liber vitae meritorum, 始於 1158-成於 1163) 和《神聖工作》(Liber divinorum operum, 始於 1163-成於 1174)<sup>7</sup>。此外，她還寫了六十三首讚美詩，一部奇蹟劇。三本神秘主義的著作都是依據一系列的神視<sup>8</sup>，編排了一定的模式，首先她會描述她在神視中所看見的景象，她把一切詳盡地告訴另一名修女，並由這位修女繪畫出來，然後希德格會重述上帝的聲音，關於這個神視對她說過的話，之後她會提出她個人對這個神視所作的解釋，先是概略敘述，然後才一步一步深入分析，她的解釋裡充滿神學的意味及對教會的規勸。希德格很少以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身份進入神視中，大部份時間她記錄所見所聞及自己的詮釋，以一種旁觀者的身份，很少介入，就如同她在看一場電影，特別為她放映的電影，在電影中天主與她說話：她可以看及聽，但卻不能回應及參與其中<sup>9</sup>。希德格這些神秘思想的作品後被提到教廷審查會中討論，並受到教宗的肯定，得到教會的認可後，希德格也建立起在教會中先知之音的美譽。

此後，教宗不斷鼓勵她繼續寫作，她則勸勉教宗應致力教革教會，不畏權勢的敢言態度教人咋舌。希德格於六十七高齡又建立另一個女修院團體。晚年時她到處旅行傳道，履行自己的使命，在十二世紀對一個年邁的修女而言，這殊不容易，她先後到過德國、瑞士，七十歲時更到法國，她向教會各階層的人傳道，並

<sup>7</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58。

<sup>8</sup> 神視 (vision)，或稱為異象、神見，即睡眠或神魂超拔時的一個圖像的、超自然的、先知的，尤其是傳達神的啟示。在聖經中，神視是神啟示人的方式之一。參輔仁大學神學著作編譯會《英漢信理神學詞彙》，p.273。

<sup>9</sup> Grace M. Jantzen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5, pp.162-163。

不斷抨擊教會的腐化。希德格八十歲時，因准許在其修院墓園下葬一位被開除教籍的少年，並拒絕教會的命令掘出其屍體，移離墓園（她聲稱這個少年已辦了和好聖事、傅油聖事及感恩聖事，意即他的罪已被赦免），以致於使其修會團體被主教停止教權。停止教權的禁令直到翌年希德格逝世後，才被解除<sup>10</sup>。

## 2.2 希德格的神秘經驗

對中世紀神秘主義素有研究的現代學者 Evelyn Underhill 在其著作《教會的神秘靈修者》中曾把希德格放在中世紀一系列的女性神秘靈修者之首。從上述生平的介紹，我們得悉希德格是非常活躍的女性，精力充沛，可以說相反於一般人對神秘家消極、避世的觀感。然而她仍保持以沉思默想的態度為優先，聆聽自己內心的指引而行事，其力量的泉源遠超於這俗世。從近年學者的研究中，普遍認為神秘經驗的定義是一種對上帝臨在的直接的被動體驗<sup>11</sup>，在希德格披露自己的神秘經驗的篇章中，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在《當知之道》中我們得悉在她的神秘經驗中，天主是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她的信函常常都以「那生命的光說...」作為開始。「由我自嬰孩時期，至今為一老嫗，我的靈魂時常看到這道『光』，在它內我的靈魂升騰至穹蒼之巔...我所見之亮光不受空間限制，猶勝太陽四周的光華...我無法量度它的高深廣...是甚麼時候，以及如何看到它的，我都無法說清，但當見到它時，我的哀傷和痛苦即離我遠去，我又成了一個單純的女孩，不再是一名老嫗！」<sup>12</sup>Underhill 認為這一段文字說明了希德格的神秘經驗，就是一個對天主直接的領會，並得到其活力和喜樂的恩賜。希德格說自己由三歲開始有對這道神光的體驗，雖然她有限的詞彙令她無法與外界溝通她所見的，在五歲時希德格已開始理解她所接觸到的神視的世界。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她仍持續有內在的神視，並伴隨著身體的病痛。

她對自己的神視的描述不帶感性，力求字字精確。她說它們是她在內心所看

<sup>10</sup> 《Hildegard of Bingen, 1089-1179: A Visionary Life》, pp.10-11.

<sup>11</sup> 有關神秘經驗的討論，參見羅伯·法森「何謂神秘經驗？歷史和解釋」保羅·費以代恩《與神在愛中相遇：呂斯布魯克及其神秘主義》附錄，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頁 234-267。又見李秋零「中世紀神秘主義神學的難題與出路」劉小楓主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六輯，1997，頁 101-129。

<sup>12</sup> Evelyn Underhill 《The Mystics of the Church》James Clarke & Co Ltd, 1975 (first published 1925), p.76.

到的圖像，「不是在造夢中，或睡著了，更不是顛狂的狀態」，絕不是幻覺，也不是受到外在景物的干擾。「我不是以肉眼看到這些東西，或外在的耳朵聽到它們，我根據天主的旨意而看到它們，完全清醒，以內在的心神、眼目、耳朵的光照下凝視它們。那是怎麼樣的境界？對一個凡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當我被這道神光完全滲透時，從我口中所說的話，凡聽見的無不驚異<sup>13</sup>。」雖然希德格的神視一直沒有間斷，但她只讓少數的修女知道而已。直到四十二歲那年，「由天空的裂口射出一道異光，其火焰般的亮光穿透我的頭腦、內心、胸膛，這是一道溫暖的火焰，不燒傷人，如同陽光灑落大地。」這道光給予她了悟聖經意義直接的洞察力，並命令她把所得到的啟示，向世人公布<sup>14</sup>。

### 2.3 希德格在音樂和醫學的神學思維

希德格的創作既多元化，內容又豐富，為了讓我們能更立體地掌握希德格在其神視圖像中呈現的女性意識，我們先從她音樂和醫學成就上瞰看其雄偉和創新的思想，再進到希德格的藝術中探索她更深層的掙扎和矛盾<sup>15</sup>。

希德格為她的修女們寫作了不少聖詩及配以單音的樂曲，她的文學和音樂結構自由，風格優美，在她有生之年，希德格的詩歌早已馳名遐邇<sup>16</sup>。希德格曾發表她對音樂的看法，她認為人在世上唱歌讚美天主，一方面是緬懷人類始祖在樂園裡過愉快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為自己來日在天鄉要做的工作做好準備和實習。昔日誘騙亞當的魔鬼明知音樂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故千方百計用各種方法（如邪情、惡思、雜念、人際的不和、高壓手般等）阻礙人好好地唱歌。此外，希德格也以教會學的角度說明歌唱的尊貴：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聖神是教會的靈魂，另一方面，身體又是靈魂的表現，歌聲來自靈魂的深處，歌唱是內心表情自然的流露。

<sup>13</sup> Hildegard of Bingen, 《Scivias》, ed. Adelgundis Führkötter and Angela Carlevaris, 《Corpus Christianorum Continuation Medievalis》 43-43A (Turnholt, 1978), pp.3-4.

<sup>14</sup> Valerie M. Lagorio The Medieval Continental Women Mystics, Paul E. Szarmac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dieval Mystics of Europ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164.

<sup>15</sup> 這個部份主要參考區華勝神父的文章，區神父是少有曾撰寫中世紀女性神秘靈修者文章的學者。

<sup>16</sup> 參看區華勝「一位中世紀的現代女性」《神論》126期，2000，頁571；又見 Valerie M. Lagorio The Medieval Continental Women Mystics, Paul E. Szarmac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dieval Mystics of Europ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164.

那麼，教會對天主的讚頌無疑是發自聖神天上之音，是為聖神所感動的先知的呼聲。希德格的音樂觀一方面是建基於創世論、末世論和橫跨二者之間的救恩史，另一方面是建基於傳統的教會學<sup>17</sup>。

管窺希德格的音樂創作思想後，讓我們也稍為瞭解一下希德格的醫學哲理。她的醫學是以「全人」為對象，換言之，心理和生理並重。她重視自然藥物治療法，所謂自然藥物不但指草本植物，也包括礦石物。此外，她提出素食防病、節食療病的方法，也談健康食品和衛生烹飪。如同在音樂方面，希德格在醫學上也由一系列的神學思想推動。人與自然同體，與自然同出一源，人是小宇宙，自然是大宇宙，彼此息息相關。人與自然同為受造物，自亞當犯罪後，大自然也受牽累，直到今天，大自然仍在呻吟嘆息，與人一起期待著最終的救贖。由希德格的音樂觀和醫學觀中，可以發現她待人接物有積極和樂觀的態度，她認為造物主最初和最終的意願是人永恆的幸福。希德格反對當時某些趨向，例如那種嚴峻、近乎自我摧殘的苦行主義，反之，她提倡養生和保健。此外，希德格跟某些神學家有不同的意見，她認為生育的性行為是一股「來自永恆的力量」，男女的性吸力是天主聖三內蘊力的表象、愛情的表露<sup>18</sup>。

在希德格這些著作中，雖然並沒有正面提及女性意識，然而從希德格在音樂和醫學上的特殊見解，可以發現與今日女性意識提倡的觀念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例如人與大自然、音樂靈修、男女的性吸引力等等。希德格特殊見解的整體性發揮在不同的範疇，都有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活力。然而，卻似乎沒有今日所謂明顯的女性意識，這部分的缺席其實不足為奇，作為女性神秘靈修的先聲，明確的女性意識或從女性角度對時代作出批判對希德格來說可能都是很陌生的，希德格的見解與批判都是她個人的，卻不折不扣是女性的。在今日的女性神秘主義研究者的發掘下，在希德格的神視圖像中似乎也解讀出一些希德格所呈現的個人女性意念的蛛絲馬跡，下面我們就要舉出一些看似隱晦和潛藏的圖像意義的例子。

### 參、希德格神視圖像中的非/女性意識

由當代女性運動產生的女性主義藝術，揭示了西方思想裡男/女、自然/文

<sup>17</sup> 區華勝「一位中世紀的現代女性」《神論》126期，2000，頁576。

<sup>18</sup> 區華勝「一位中世紀的現代女性」《神論》126期，2000，頁578-579。



化、分析 / 直覺的對立複體已被複製在藝術史裡，使得在藝術史中習慣性地強調性別差異，更以此作為美學的價值基礎。女性主義藝術將父權文化與制約層層剝去，顯露出女人天性與女性特質的信念，同時，更企圖重建女性的歷史，此外，對文化生產史中女性之重新定位的欲望，也導致她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女人的創造性。女性主義者在近乎二十年有關藝術中女性之研究後，可以確定自中世紀以來，可被視為特殊的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在西方藝術史裡仍佔相當少的數量。從事女性藝術史重建的學者認為在十二世紀出現的一種以基督宗教圖像與文字結合的百科全書中，其中一位作者賓根的希德格就是這些少數的中世紀女性藝術創作者之一。

### 3.1 第一個圖像：《當知之道》的開首插畫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當知之道》這個作品。希德格的頭號作品《當知之道》，其內載有廿六個神視，描述從創世到末世，人與天主之間永不止息的故事：受造背離及歸依造主的歷程。<sup>19</sup>這部作品寫作十年方完成，可說是西方歷史上由女性完成的最傑出的宗教編纂書，由於插圖和文本完美的結合，視覺內容和作者觀念簡直無法分開。這部作品被認為是中世紀第一本手抄本，書中的繪畫以線條和色彩呈現超性默想的形象，若和同時代歐洲北方樣式化的手抄本飾畫相較，儘管它的素描略顯拙味，仍然生動逼真，這些素描的特色在於具有高度的個人風格。作為繪圖自傳的首創者，希德格的作品描述了切身的宗教經驗，這些作品因為描述神視中的形象而引起美術史家特別的興趣<sup>20</sup>。

《當知之道》早期的摹本完成於希德格逝世以前，應該是在她指導下完成的。這本書第一幅小插畫描寫的是希德格和沃爾馬 (Volmar) 神父一起在修院合作的情形<sup>21</sup>，其開場白是這樣的：「看呀！在我四十三年歲月，我有個莊嚴的神視我看到偉大的光線來自絕妙的聲音處向我說：『哦，微小的生物，塵中塵，土中土，將妳所見所聽，說出來也寫出來。』」，希德格為了表達她的神視神學而採用這個人物角色，就如同十二世紀許多神秘主義者一樣是一位柔弱的人，一個被動的器

<sup>19</sup> 區華勝「一位中世紀的現代女性」《神論》126期，2000，頁571。

<sup>20</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 57。

<sup>21</sup> 參圖一。

皿被注入了上帝的話語，她宣稱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接受器，在上帝嘔氣下的一根羽毛。圖中顯示兩間有紅色圓屋頂的小房間，和一間由塗金老虎窗框（dormer window）圍出的大房間，希德格身著有頭巾並扣到腰部的修女袍，戴了面紗，繪畫者在希德格的指導下，將面紗畫成像黑色的披肩，整個服飾是當時尊貴女士的裝扮，當異像以火舌從天降下時，穿過了希德格的雙眼和頭部，她和沃爾馬都準備好將發生的這一幕記在蠟製的平板上<sup>22</sup>。有些學者認為在希德格身上印證了，上帝對女性的恩寵，她的神視超越了中世紀教會所否認的女性權威，也瓦解了將女性身體和思想分開的男性對知識的控制<sup>23</sup>。

希德格作為一個本篤會的修道人及一名婦女，以其個人的經驗成為了以創造為中心的靈修的代言人，雖然她的年代，十二世紀時的神學仍是由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神學所宰制，充滿墮落、罪、救贖的言論，但希德格不強調這些，她常常談的是以創造為中心、昭示慈悲與仁愛的神學。奧古斯丁雖是一位偉大的神學思想家，但卻對宇宙性的基督論沒有談論，而宇宙性的基督卻是希德格學說的中心思想。

### 3.2 第二個圖像：《當知之道》的「蛋」

《當知之道》第一部份第三個神視，希德格以「蛋」的圖像來描繪宇宙<sup>24</sup>。這宇宙的四周是充滿紅色火焰的穹蒼，把整個宇宙都照亮了，在圖的上方先有土星、木星、火星，再來是太陽，以及金星、水星和月亮，它們由上而下排成一直線，月亮之後就是「蛋」的中心部份；風不停地吹著，有四組分別在上下左右，每組有三個出風口；內層是烈火，還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石頭，在這層烈火後是明淨的天空，天空中有很多星星。在「蛋」中心部份的一圈內是充滿水份的空氣，滋潤著地球；希德格在這個圓圈內看到一個乾燥的球體，在球體內有一山形之物把光與黑暗分開。無疑地作為孕育生命、提供養分的「蛋」是頗為陰性的象徵，而且希德格還以此比喻帶出宇宙是萬物相互依存的有機體的思想，蘊含著生命的奧秘<sup>25</sup>。

<sup>22</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 60。

<sup>23</sup> 從這個開場的圖像與文字中，已可窺見希德格自貶與自重的矛盾性。《女性，藝術與社會》，p. 59。

<sup>24</sup> 參圖二。

<sup>25</sup> Text by Hildegard of Bingen with commentary by Matthew Fox,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希德格把藝術、科學與宗教結合在一起，她熱愛自然，在創造的聖神啟示下，她發展出當時的科學/宗教觀念，書寫屬於那個時代知識的百科全書。經歷了數個世紀沒有宗教的宇宙觀之後，新世紀宗教思潮不斷湧現的今天，人們彷彿渴望一個奧秘與精神相結合的宇宙，科學與靈修從新交織出一個新視野。希德格指出了科學與靈修之間的聯系是藝術，在希德格這一本神學論述《當知之道》中正包括圖畫、科學以及神學分析性的反省<sup>26</sup>。

### 3.3 第三個圖像：《神聖工作》中的「世界的構造」

希德格另一部著作《神聖工作》的第二個神視，名為「世界的構造」<sup>27</sup>，很明顯地，這是希德格由「蛋」—「宇宙」圖像發展而來的，有些學者稱之為「宇宙之輪」<sup>28</sup>。在這個神視中，希德格看見一個奇異的輪狀物出現在一個巨人的懷中，這個輪狀物就是宇宙，以車輪之轉動暗喻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機。在輪狀物中心是一個人，伸展著雙臂，而懷抱著這個巨輪的人物是天主仁愛的形象，這個容貌美麗光輝的人物向希德格說：「我是點燃生命的力量，我遨翔於整個天地，我以智慧訂定了宇宙的規律。」在此圖象中整個宇宙置於創造者的懷中，彷彿神的子宮。宇宙最外層仍是被紅色火焰所包圍，之後有濕潤的空氣，再到裡面還有黑色的火團。巨輪的四周有不同的動物（代表著不同的德行）向這個在中心的人不斷噓氣，在紅色的火焰中有很多星星把亮光照射向那些動物與中心的人<sup>29</sup>。

在這個圖像中，神把人置於萬物的中心，比喻了萬物為人所用，人亦仰賴萬物。希德格的創作標示著基督宗教的人本主義，歌頌仁愛的、神聖的上主在每個靈魂內的潛在力。這種人本主義早期的想像描述，在避免帶有破壞性的二元論述（這種觀點認為世俗是墮落的，因而要抵制）的同時，集中於一種超然之存在上<sup>30</sup>。希德格擴大及加深了我們對心理學的認識及實踐，心理學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相關於大宇宙與小宇宙。她視人的身體與心理是創造的縮影，我們在宇宙內，

---

Bingen》，Bear & Company：Santa Fe，1985，pp.35-37。

<sup>26</sup>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Bingen》pp.13-14.

<sup>27</sup> 見圖三。

<sup>28</sup>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Bingen》p.39.

<sup>29</sup>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Bingen》pp.40-41.

<sup>30</sup> 瑪麗娜·沃納著，孫田慶、劉培玲譯《藝術中的女性形象》北京：三聯，1992，p.167。

宇宙在我們內。我們與其他受造物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希德格並且指出天主是考慮了各樣受造物後才安排地上的一切。希德格的神視表達了大宇宙與小宇宙的關係，她舉揚人類在大自然中特殊的地位，同時亦警告人類要保護大自然的一切，這是她的畫作的焦點：創造的奧秘是深埋在人之內的。

在這個圖像中以女性形象所表達的「神聖智慧」( Sapientia/ Holy Wisdom ) 和「神聖愛」( Caritas/ Love Divine ) 是希德格作品中一個重要的特色。這個原始的女性形象，先存於天主的頭腦中，接著又從該處生出，這個奇妙的現象給予希德格一種強而有力的、多層次的隱喻，這隱喻使她寫出了不少的作品。她一再恢復女性卓越的美貌，以此作為在這個地球上人類靈魂潛力的一種象徵<sup>31</sup>。

希德格是一個活在父權文化中及男性主導的教會內的女性，但她仍努力貢獻出作為一個女性的經驗及苦難的智慧與恩寵，藝術成為她表達自我的工具，她的音樂、詩歌、繪畫展現她創造的力量，希德格被稱為第一個中世紀的婦女反省及書寫婦女自身，她在書信中呈現出政治及社會生活形式的主動體，那是在她那時代的女性非常罕見的。希德格教導人們男人及女人在生理上是不同的，但在天主的創造工程中卻是平等的伙伴，她寫道：「沒有女人，男人就不能稱為男人 沒有男人，女人亦不能稱為女人<sup>32</sup>。」她曾譴責教宗的軟弱及國王的惡行，她向學者施教，向神職講道，這些都是從未有女人做過的，她聲稱該由女人而非男人來實現天主的工作，她教導說，該是時候讓女人揭發男人的詭計。

## 肆、希德格的矛盾性與中世紀的神秘主義

希德格的女性意識似乎是無容置疑的，然而，從「世界的構造」代表智慧與仁愛的神祇形象中，大部份的學者仍無法合理地處理在此希德格要表現的神的圖像，主要是因其充滿陰性的象徵意涵的同時，在「似為女性」的頭上又連著一個滿面鬍子「似為男性」的頭部。這似乎透露了希德格一直以來帶給研究者的一個疑問：希德格女性意識的真實性 ( authenticity )。事實上，不少學者已發現希德格的矛盾，她既有女性自覺、獨立自主所表達出來的一面，又存在著服膺當時男性

<sup>31</sup> 《藝術中的女性形象》，p.166。

<sup>32</sup>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Bingen》，p.14 又見 Gabriele Uhlein《Meditations with Hildegard of Bingen》Bear & Company : Santa Fe , 1982 , p.101。

對女性價值的思想。

儘管希德格在藝術創作及生活行徑中有很多女性自主的表現，但受氣質、背景、教養的保守看法所致，希德格事實上並未正式向教會對女人從屬的看法挑戰，她對女人宗教角色的觀念主要來自男性權威，即把女性視為輔助補充的角色<sup>33</sup>，她仍有很多時候會採取女人附屬男人的說法，她亦反對女性司鐸。此外，希德格對男女分類非常敏感，她的語言反映出她對自己性別的消極價值和特徵的悲嘆。如她給聖伯納的信中寫到：「我是不幸的，而更不幸的是，我被稱為女人<sup>34</sup>。」拉丁文給了她逃避性別差異的看法，比如在她給聖伯納的另一封信中，為自己缺少書本知識表示歉意，但聲明她具有另一種特殊才能：「我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 (homo/human)，而在精神深處，我是博學的。」在她第一部作品《當知之道》中她描述自己怎樣受上帝之命書寫，上帝也把她當作是一個人 (homo/human)，不是男性的人，也不是女性的人，是普通的、性別上沒有差異的人。

儘管希德格盡力地挖掘女性象徵，她還是如當代大部份人一樣，需要避開她的女性性別，因為即使在偉大的女士們享有比以後世紀更多自由的十二世紀，很多思想家對於女性的地位與價值仍深表懷疑。這主要是來自於當時的教會環境及神學思想。十一世紀末的教會改革，對反對傳教士通婚的禁令，有了新的關注焦點。越來越多的限制加諸教會女士，控制女性入會。同期的中世紀學者，特別是湯瑪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sup>35</sup>，堅持女性天生是次等的看法。女性對繁瑣哲學以及主導的學說沒有任何貢獻，也是來自他的論點，女性被排除於正規傳教士的天主教學校和大學的知識生活之外。於是女性轉而朝向神秘主義，並且透過生動的圖像和註釋，以提供女性替代性的話語。

在神秘主義的歷史中，神秘主義與靈修由父權教會結構下的男性所控制，但在教會內仍有很多充滿聖神的婦女，也就是今日將之稱為神秘家的婦女，在中世紀這些婦女的數目不斷增加，其中不少對當時及後世都有很深的影響。雖然如此，她們與男性主宰及詮釋的傳統關係仍是非常密切的，這關係的矛盾性在希德格身

<sup>33</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 59。

<sup>34</sup> 《藝術中的女性形象》，p.176。

<sup>35</sup> 多瑪斯雖是生於希德格之後的學者，但其對女性歧視的觀點是承接當時的主流思想，並加以系統化。與希德格同期的 Abelard 與聖伯納等學者都深信男人在體力與智力上都比女人強。《Hildegard of Bingen, 1089-1179: A Visionary Life》，pp.46-4. .

上昭然若揭。

一方面，如希德格這樣的婦女既是男性詮釋之傳統的一部份，在其內生活亦自然而然認同其男性主導的價值，因此，稱她在西方基督宗教內建立了獨立的婦女靈修是不太對，她是在教會內，並願意繼續留在其內的，她並不希望成為異端，她只希望自己能完全地生活出教會的教導，並為他人服務。另一方面，希德格又的確是被推向男性社會的邊緣，使她不斷挑戰男性的觀念，某些角度而言，希德格的靈修的確可稱為主流傳統的另類，她並不從聖經中尋求神秘主義的意義，如同男性一樣，因為聖經研究並沒有婦女的參與，她也并不是以學識理智作為靈修的中心，卻是以她的經驗，由於這一點使當時的女性神秘家與男性神秘家不同。雖然婦女經驗中也有差異存在，但基本上婦女的著作寫的完全是她個人的經驗，尤其充滿神視的經驗，而男性則很少書寫其個人經驗，並因有感於女性書寫的威脅，而貶抑以異象經驗作為宗教權威的來源。<sup>36</sup>書寫有關女性神秘主義者的教會人士，傾向於強調她們受神感召並且將她們的教育程度減到最低。中世紀哲學家 Vincent of Beauvais (1190-1264) 雖然肯定希德格以拉丁文描述異像，卻聲稱她是在夢境中完成的，她還是一個文盲。最近有學者的研究指出，儘管希德格的思想是以神視的方式表現，然而無可否認的，她的字裡行間表示，她必然是熟知奧古斯丁和包伊夏斯 (Boethius)，以及同時代寫作科學方面的作家和柏拉圖主義思想家等人的作品。希德格對十二世紀藝術和靈修生活的貢獻地位漸漸地明晰。歷史學家查理辛格 (Charles Singer) 在 1928 年曾認為希德格的神視只不過是慢性偏頭痛的病徵，其他學者則指出這種令人難以致信的異象，使人無法分別出於病理上的幻影還是具有知識上的內容和靈修上的重要性。宗教文學教授 Barbara Newman 則認為希德格屬於基督宗教思想派別之一，此派集中於在創造和救贖的作品中，經由女性對上帝教會和宇宙所生的形象來發現和崇拜神聖的智慧。

在歷史中指控與平反的交鋒過程中，不斷顯示了這個爭議性議題的複雜性，下面我們要透過這個中世紀婦女在父權結構中欲拒還迎的錯縫中，更進一步檢視當時婦女的生活實況。

---

<sup>36</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p.157-160.

## 伍、中世紀女性神秘家的權威基礎

在討論中世紀的社會機制與女性神秘家的背景後，希德格在表達女性自覺過程中一直存在的矛盾性，似乎找到合理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解釋。如同希德格這樣的中世紀女性神秘家雖然已內化女性為次等受造物的思想，但是她們並非消極地，妥協地降服於受壓抑的局面，反而是一直掙扎著發言的空間。在下面的篇幅我們要繼續進入中世紀女性神秘家的核心，特別從權威的角度剖析她們如何與當時的大環境互動，她們的神秘經驗如何成為她們爭取地位的依據。

從歷史學的研究中，我們得悉撰寫及詮釋歷史的權力都掌握在男性手上，近年來為歷史學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發掘歷史中缺席的、及被視為不重要的部份。婦女一直以來不是被忽視、邊緣化，就是被禁錮在男性所期待的角色中，雖然婦女沒有出現在文獻，但她們當然仍是活在人類歷史中，她們的觀點與主體性有時候亦會由邊緣恢復中心位置使整個人類視野改觀。

要釐清神秘主義在十一至十四世紀的社會如何形成，以及性別關係在這過程中如何重要，我們必須更深入探究在基督宗教傳統中，女性神秘家與男性神秘家有何不同，她們如何把焦點放在「經驗」上。因此我們要看靈修婦女的生活經驗的多樣性與本質，她們的經驗如何賦予她們靈修權威。

首先這些婦女就算自認有靈修的權威，這權威仍是由男性所主導及詮釋的，男性害怕女性的身體及性，女性神秘家只得嚴格控制自己的身體，包括性、食物及衣著，以及渴望身體的自由。婦女很大程度的接受男性對她們的書寫及身體所訂定的制約，接受並內化為一種自卑與不屑的地位。這是中世紀歷史一個吊詭的地方，有神視的婦女大多都被壓迫，有極大危險被判為女巫，但是在現代社會結構中的神秘主義卻接近她們、親近她們的思想，遠遠多於男性神秘家。

希德格可說是早期影響巨大的女性神秘家，在希德格的例子中性別與階級的相互關係及張力是非常明顯的，她的論述一方面是男性思維模式的結果，同時卻也是在嘲弄男性思維，所以是二者的混合物。前面已曾提及希德格的貴族背景，她是家中第十個小孩，自童年時代父母就把她交給本篤會會士 Jutta 教養，最後，希德格成為那裡的女性修會團體的院長，當團體不斷成長之際，她決定搬到賓根，但原來她們所依附的男性修道團體因經濟利益的緣故反對她們搬離，希德格寫過一封嚴厲的信函給修院院長，為修女們抗議。在這件事情上，她運用了雙重的策

略，一方面利用她家庭的貴族背景支持她的計劃，另一方面則臥病在床，並說是天主對修士們的懲罰，她自稱為可憐的受造物。從她的生平事蹟，可以得知她是一個意志力極強的女人，而且有很好的入際網路，她與教宗、很多主教和修院院長都有書信來往，她與貴族王侯亦有聯繫，儘管如此，她仍時常自稱為「卑微可憐的女人」。在給聖伯納的信中，她曾埋怨作為一個女性在父權文化中所背負的重擔，希德格亦感到自卑，缺乏自信心，不敢把自己所見之神視告訴大家，在她的辭彙中完全接受作為一個女人的從屬地位、輔助男性的角色。她曾埋怨她生活在一個「充滿女人氣的時代」(womanish age)，男人都柔弱感性，所以天主要才使女人成為「剛毅堅強」。希德格不只在言辭上承認女人是低劣的創造，事實上她的確也似乎是這樣的認為、相信，亦由此帶出她的性別與她的權力地位的張力，在這個過程中，她的貴族身份帶來的地位及優越幫助她不少，甚至超過她所了解的。然而她亦是有掙扎的地方，她在不知覺中把男性判準帶入自己的生活中，在寫作中接受了這些男性觀念<sup>37</sup>。

中世紀的女性神秘家雖然神秘經驗各異，她們都把這些神秘經驗視為她們靈修的中心，以及她們權威的基礎。在這一方面她們與當時的男性是很不一樣的，後者較少有神視經驗，也較少以此作為他們靈修權威依據。為何婦女較男性有更多的神視經驗？為何有些男性會貶抑神視經驗、有時甚至連帶貶抑有神視經驗的人（大部份是女性）？一個簡單的答案是婦女較男性感性或情緒較不穩定，因此較易對神視經驗產生感動，而男性則會把理性與冷靜的態度帶到神秘主義與靈修中。然而這樣的答案只反映出一個刻板印象，就是婦女的感性與男人的理性，其實還有另一個切入點，就是權威的問題，中世紀男女對權威的理解。中世紀的社會權力掌握在男人的手上，婦女自身內化了一種自卑的傾向，尤其因為她們缺乏教育及在教會內沒有地位，她們若聲稱擁有權威，必須是來自特別的合法性。中世紀有小部份的婦女的確擁有權威，她們是修道院的院長，或是神修導師，或是修會的創立人、改革者，她們只要發現不公義的情況，即會對主教、教宗、國王規勸。她們雖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卻都能擔當靈修及神學的導師。不過，她們仍不能被認真地對待，除非她們的權威有一些基礎。事實上，婦女在十二至十四世紀時常被禁止施教<sup>38</sup>。

---

<sup>37</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p.161-162.

<sup>38</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p.168-169.



權威的基礎沒有比來自天主的神視更為強而有力，此時教育及教會的地位都顯得不重要。若一名婦女的神視能得到教會高層所肯定（如希德格得到教宗的肯定），那她的宗教權威更自然就得到更堅固的保證。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何婦女會比男士更能對神秘經驗開放，她們可以這些經驗作為權威的基礎，擔任神學及靈修的導師。她們相信自己的神視是來自天主的，這成為了她們能當導師的強力支持。不過當我們反過來看，就會了解到，若沒有這神聖的合法性基礎，又有誰願意聆聽這些婦女的聲音呢！

中世紀婦女由神視而得的權威是一種被扭曲的現象。有一位修士 Guibert of Gemblaux，曾寫信詢問希德格的神視，並規勸她要保持謙卑，在回信中，希德格回答了諸多問題後，談及自己，並自稱為「可憐卑微的女人」，這種謙抑自下的態度是中世紀婦女所慣有的模式。若這種模式與聖母瑪利亞相比照，即發現謙抑的卑女因成為基督的母親而受頌揚，瑪利亞的謙卑使她得到天主的揀選，因此希德格如「可憐卑微的女人」的謙卑，會使她透過神視而被舉揚為靈修的權威。若這謙卑的態度是與性別有關的話，那麼很諷刺地，女人在這情況下卻成了有特權被舉揚的人物。當然實際上這些得到直接來自天主的神視而得到權威與特權的人物，如希德格，並不多，大部份的婦女的命運亦不會因為這些少數的例子而能有所改善。

在天主的聲音中，希德格找到自己的聲音，並能反駁她的男性敵對者。希德格認為男性本應是真實的神秘家，他們清楚聖經中奧秘性的意義，但他們在服務天主的公義時，卻是怠惰及冷漠的態度。結果，希德格這個神秘家直接由天主那裡得到神秘的經驗。神秘主義中的社會結構的移動是非常清楚的，希德格與其他敵對者有一共同基礎，就是真正的神秘主義的知識，這知識必須是為正義而奮鬥的，而不是私人的宗教經驗而已，因此當男性神秘家對公義的態度散慢時，天主就直接揀選婦女作為代言人<sup>39</sup>。

中世紀的男性神秘家的著作運用很多聖經語言，及士林哲學的方法，雖然男士沒有特別譴責女性神秘家或把他們所定之規範與性別相關連，但整體而言，神恩性的婦女是被邊緣化的，所謂「真正的」神秘主義必須由男性來定義。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aux）比希德格年長八歲，當希德格擔任修院院長時，伯納也是

---

<sup>39</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171.

另一個修道團體的院長。希德格曾以謙卑的態度寫信給他，希望伯納能給予其神視某種合法性。伯納回了她一封簡短的信，認可她真正地從天主那裡得到恩寵，並強調她應保持謙卑的態度，而對於希德格的神視卻沒有特別提及。不久，教宗審查希德格的著作，親自在教廷會議（Trier）朗讀《當知之道》，伯納也在場，教宗判定希德格的神視是真實的，在此之後，伯納對她的態度才變得較為開放、接納<sup>40</sup>。

## 陸、結論：希德格的神秘主義與現代性

基於中世紀社會結構的制約，希德格也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若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她仍有很多有待啟發的地方；然而，她卻是一個真正的神秘家，她終生努力回應作為先知與導師的使命。希德格寫作時正值先知性文學圓熟之際，她的著作不但嚴斥教會的腐敗，也參與了後來新教反抗的潮流，並且對十三世紀的女性宗教運動，即北真團（Beguines）有深遠影響<sup>41</sup>。在希德格的神秘經驗中，她被上帝揀選作為先知的聲音，她承擔許多教會原來視作男性特權的聖職功用。希德格的神視對她來說，是一個使命要以天主的道路指導信眾，雖然她認為這個工作若男性神職做得好的話，是不會落到她身上的，但她依然發揮最大的能力，寫了很多本針對她的神視的詮釋，而且她並沒有埋怨神視經驗有「不可言說」的困擾，似乎也說明了她對上帝的委託勝任有餘。

由此可見，希德格在神秘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過渡期：正如她所堅持的，本該由男人當神學家，以他們對聖經中奧秘的洞識，向人詮釋天主的知識，只因為他們的怠惰，天主才會以異象、神視的方式，把祂的訊息轉而向她這個女人啟示，而不是以一向對聖經禱告性的研讀方式。在中世紀的高峰及末期，很多婦女神學家聲稱自己擁有神修的權威，神秘主義的體系中不能再把婦女排除在外。

對希德格來說，沒有所謂神秘主義的本質，因為一旦訂定了原則，這個定義便同時產生了排他的作品。「神秘」就是在她的神視中天主隱藏的奧秘清楚展現出來，神秘經驗者不會把它們視為主體經驗的必要部份，在他們的思想中也不會要

<sup>40</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p.187-189.

<sup>41</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 62。

區分真實或虛偽的神秘主義<sup>42</sup>。因此，今天我們不只應該考慮把婦女納入神秘主義的體系，很多常被冠以異端與巫師之名，反對教會權威的男女，他們以個人特殊的方法，履行他們視為純粹的、真正的宗教，不管有沒有得到教廷的認可，這些男女的歷史亦應受到嚴肅的討論，並保留在神秘學研究中，他們的生命應納入基督宗教神秘主義權力與性別議題之內。

研究希德格這樣的中世紀婦女時，一定會發現她的堅強與洞察力，而且這份堅強與洞察力是直接與她的性別有關的，她的畫作中「蛋」、「宇宙之輪」等都與她作為一個女性，對大自然的生成、萬物的相互依存、連結性的一體思維有關。當代的法國理論學者伊里加瑞 ( Luce Irigaray ) 就認為，神秘主義是對於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的中世紀對立看法的重要突破之一，她也認為在否認女性主體的父權文化中，神秘經驗指的是一種融合主體和客體對立的經驗，並且在一處極端精神付出的領域中，女性可以完全超脫。在現代社會神秘經驗已然成為探究女性書寫的重要領域<sup>43</sup>。雖然在父權結構傳統中，婦女在多方面都被男性所下的定義及他們的權威所束縛著，希德格仍找到非傳統的方法在那些限制內運作出自己的思想，她的確為現代的女性主義者留有許多啟發的空間。

---

<sup>42</sup> 《Power,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pp.329-331.

<sup>43</sup> 《女性，藝術與社會》，p. 62。



圖一：希德格與沃爾特一起在修院合作的情形



圖二：蛋



圖三：宇宙之輪

## 參考書目：

### 一、希德格的著作

- Baird, Joseph L. ( Ed. ) 《The Letters of Hildegard of Bing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owie, Fiona ( Ed. ) 《Hildegard of Bingen: Mystical Writings》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 Bowie, Fiona ( Ed. ) 《The Wisdom of Hildegard of Bingen》Eerdmans, William B.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Fox, Matthew ( Ed. ) 《Hildegard of Bingen's Book of Divine Works : With Letters and Songs》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87
- Hildegard of Bingen, Commentaries by Fox, Matthew 《Illuminations of Hildegard of Bingen》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1
- Hozeski, Bruce ( Translator ) 《Hildegard Von Bingen's Mystical Visions: Translated from Hildegard's Scivias》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95
- Hozeski, Bruce W. ( Translator ) 《The Hildegard of Bingen: The Book of the Rewards of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Lachman , Barbara 《The Journal of Hildegard of Bingen》Crown Publishing Group, 1995
- Margret Berger ( Translator ) , 《Hildegard of Bingen: O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edicine》Boydell & Brewer, 1999
- Mother Columbus Hart, Mother Columba Hart, Newman, Barbara, Bishop, Jane 《Scivias: Scivias》Paulist Press, 1991
- Newman, Barbara ( Ed. ) 《Voice of the Living Light: Hildegard of Bingen and Her Worl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Newman, Barbara 《Symphonia: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ymphonia Armonie Celestium Revelationu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almquist, Mary ( Ed. ) 《Holistic Healing》Liturgical Press, 1994
- Throop, Priscilla ( Translator ) 《Hildegard Von Bingen's Physica: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er Classic Work on Health and Healing》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8

## 二、以希德格為主題的參考書目

- Bobko, Jane 《Vision: The Life and Music of Hildegard Von Bingen》 Penguin, 1995
- Campbell, Karen J. (ed), 《German Mystical Writings》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91
- Flanagan, Sabina 《Secrets of God: The Vision of Hildegard of Binge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6
- Davidson, Audrey E. (Ed.) 《Ordo Virtutum of Hildegard of Bingen: Critical Studies》 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1992
- Flanagan, Sabina 《Hildegard of Bingen: A Visionary Life》 Routledge, 1998
- Flanagan, Sabina 《Hildegard of Bingen》 New York : Barnes & Noble Books, 1999
- King-Lenzmeier, Anne H. 《Hildegard of Bingen: An Integrated Vision》 Liturgical Press, 2001
- Newman, Babara 《Sister of Wisdom : St. Hildegard's Theology of the Feminine》 Cambridge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1987
- Newman, Barbara (Ed.) 《Voice of the Living Light: Hildegard of Bingen and Her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Powers, John D. 《Holy Human: Mystics for Our Time: Conversations with Hildegard of Bingen》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1995
- Schipperges, Heinrich 《Hildegard of Bingen: Heali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Markus Wiener Publisher, 1997
- Sur Worman, Carolyn 《The Feminine Images of God in the Visions of Saint Hildegard of Bingen's Scivias》 Edwin Mellen Pr.,1993
- Uirich, Ingeborg 《Hildegard of Bingen: Mystic, Healer, Companion of the Angels》 Liturgical Press, 1994
- Walsh, Kathleen A. (Ed), 《Creation and Christ: The Wisdom of Hildegard of Bingen》 Paulist Press, 1996
- Schipperges, Heinrich 《The World of Hildegard of Bingen: Her Life, Times, and



Visions》 Liturgical Press, 1999

Uhlein, Gabriele《Meditations with Hildegard of Bingen》Bear & Company: Santa Fe ,  
1982

### 三、 期刊論文

Erickson, Erin Women of Power 《Humanities》 Washington , 1999 , Vol. 20 , Issue  
2 , 32.

McCarty, Patty Abbess Hildegard knew ways to get things done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 Kansas City , 1997 , Vol. 33 , Issue 29 , 30.

Quinn, Mary Ellen Focus : A woman for all seasons 《The Booklist》 Chicago , 2000 ,  
Vol. 96 , Issue 13 , 1282.

Roth, Stephanie The cosmic vision of Hildegard of Bingen 《The Ecologist》  
Sturminster Newton , 2000 , Vol. 30 , Issue 1 , 40.

Theodoropoulos, Helen Creticos Visions and Longings : Medieval Women  
Mystics/Secrets of God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Brookline , 1997 ,  
Vol. 42 , Issue 1/2 , 151.

### 四、 一般參考書目 :

Evelyn Underhill 《The Mystics of the Church》 James Clarke & Co Ltd, 1975 ( first  
published 1925 )

Grace M. Jantzen 《Power , Gender And Christian Mysticism》 Cambridge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1995

Hilda Graef 《The Story of Mysticism》 Doubleday & Company, 1965

Paul E. Szarmach《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dieval Mystics of Europ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Whitney Chadwick 著 , 李美蓉譯《女性 , 藝術與社會》台北 : 遠流 , 1995

區華勝「一位中世紀的現代女性」《神論》126期, 2000, 頁 567-590。

瑪麗娜.沃納著, 孫田慶、劉培玲譯《藝術中的女性形象》北京 : 三聯, 1992

歐邁安原著, 宋蘭友譯《天主教靈修學史》香港 : 公教真理學會, 1991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vol.17

《英漢信理神學詞彙》，台北：光啟，1989

《當代神學辭典》楊牧谷編，台北：校園，1997

# Th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Glimpse at the Mysticism of Hildegard of Bingen

Ho Lai-ha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u-je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welfth century Benedictine abbess, 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field of feminist,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space of two decades. There is a great amount of publication about Hildegard's contribution in music, drama, arts and medical studies.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is ow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studies. Started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60s, feminism entered the threshold of the sphere of intellectual in 70s to 80s. Feminist studies is the basis of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feminist dimension on the researche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mong all the projects, many feminist scholars undertake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which is to make the absent women in the history present and voiced. The life of Hildegard of Bingen, in particular, grasps the attention of the feminist historical scholars.

In the medieval age, women were regarded as second-class creatures, nevertheless, from the huge work Hildegard left, we discovered that she tried to present to us a marvelous image of women. Hildegard used feminine figure to represent the sacredness of religion as well as her personal mystical experience. She seriously treated the issue

of Eve, Mary and the women image given by the Church; meanwhile, she employed the feminine images of Sapientia and Caritas to reveal the center of her spirituality. As a part of the feminist tradition, the impact of Hildegard is significant.

With her strong-mindedness and the extraordinary style in the work, Hildegard aroused many feminists. However, these scholars soon discovered Hildegard shown a certain extent of ambivalence regarding her attitude towards women. From time to time the texts of Hildegard's work expressed a kind of oppressive manner to women,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nowadays. It seems that Hildegard displayed the insight of her feminine uniqueness, at the same time, she accepted the viewpoint of gender in the medieval society.

The thesis of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indicate that the ambivalence and ambiguity of Hildegard's attitude towards women is a key of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his ambivalence and ambiguity is an opening for us to unfold the voices of women, which were oppressed and disregarded.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put one single standard on all the experiences of women without regarding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y are.

**Keywords :** Hildegard of Bingen Feminist religious art Medieval Ag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Mysticism Modernity